

## 莫把江南当天堂

文/黄梵



曲丹儿的《生活在别处》系列，令我想起博伊斯艺术的品性，它们不是用戏谑和反讽的眼光看待现实，不是要加深已有的对立或矛盾，恰恰相反，她找到了一种转换，或说时机，她把原本相互排斥的场景，用视觉结合起来，使原本独立的事物纷纷沦为另一个事物的细节。当人、驴、直升机、铲车等，变得只有蛋糕、包子大小，我们就会产生重新认识自己的契机。一旦把人的尺寸缩小，我们似乎就能看清人应当承担的罪，也能看清小世界有着更直接的童真、乐趣。当小女孩枕着蛋清酣睡，当人把包子当沙发床来使用，当男孩手牵驴子站在蛋糕上，曲丹儿就找到了处理人与世界的恰当态度——正视其它事物的高大、不可忽视，彰显人身上那潜隐不露的渺小。我认为当代中国画家缺的不是观念，而是如何走出观念的迷雾或神话，找到能让观者自身领悟的神奇境界。事实上，如何令意象提供的感觉变得准确，才是难以把握和对付的创造。比如，《在时光的某处》令我想起卢梭艺术中的那种梦幻和浪漫，它已经从《生活在别处》的小人国里跃出，回到人的正常环境。有趣的是，曲丹儿并没有真正回来，表面上她画的是江南湖上的鸭形游船、鸭子、拱桥等，但标题《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》，似乎是在暗中回答高更的设问《我们从哪里来？我们是谁？我们到哪里去？》。我认为曲丹儿回答得很有趣，仿佛江南的现实已经回答了高

更的困惑。与其说鸭形游船与鸭子相似，不如说，人自认这是爱鸭子的身体。我们当然不会这样对待自己，有谁会因为喜爱梦露，会把梦露做成人形游船，在她身上到处践踏？看来鸭形游船与鸭子已经成为一个隐喻，曲丹儿是在用文学的方式回答高更之问，我想《境遇》更是强化和泄露了这个想法：人类开辟的所有道路，都在指向类似鸭子的境遇，最终人类会沦为地球命运的玩偶。只要细看曲丹儿描绘的江南，不难发现，它们色彩斑斓但并没有高贵气，画里无论大人小孩，神情都有点萌，如《夹生》、《一个爱知识一个爱美丽》等。表面上，曲丹儿对工业化的江南，进行了休闲似的描绘，实际上，她是用梦幻和浪漫的方式，描绘了生活高压的后果。人只剩下一片《看不见的幸福》，“幸福”的孩子站在海边，仿佛无法从发萌的神情中解脱出来。我认为曲丹儿看出了幸福的本质，对现实中的江南来说，幸福已经简化为发呆、发萌。这样一来，《生活在别处》系列，就可以视作对江南系列描绘困境的提示：当我们变得微不足道，成为小人国的居民，我们才可以因渺小而真正把握一时之幸福、乐趣。我们或挤在《温泉》里，或在包子上打滚，或裸身在食案上，在自然吞食我们之前，还剩一点时间找到心灵的童真和快乐……

■



## 对话

文/蔡沐凡

从未如此清晰地感受到来自她的扑面而来的独特气息。诚然，我已无缘与她对视而谈，我只得从她留下的行行文字中索取来自她的信息。

张纯如，拥有一张古典美丽的脸，别具一格的是她的眼睛。她母亲为她写的传记封面，让我迷恋上她的一切，于是拜读她的成名作——《蚕丝——钱学森传》。

钱学森是一个传奇。张纯如开篇没什么虚浮之词，只是讲述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故事。我并不太了解其生平事迹，但却选择确信张纯如笔下的他。忠于事实，张纯如那样坚定地告诉过我——通过她的墨瞳。页面布局并不紧凑的叙述中，穿插着几幅照片，淡淡的苏杭烟雨景，黑线白描灰景勾勒了钱学森的故土。来自万千照片中的几张，合着文字。她用图文并茂打开了钱学森波澜起伏的一生。

我读得很慢，停下回想时脑海里浮现一幅长卷。钱学森年幼时居住的老屋，由家仆装扮得温文尔雅，缓步走进学堂……张纯如，是什么让你的文字具有如此吸引力仿佛你曾带我游览过他的一生？可你我未与钱学森共同成长，你，也是与他素不相识呀！

再读张纯如母亲的回忆——她日夜兼程，奔波着寻找一切有关钱学森的资料，“我想尽我所能还原一个真实的钱学森”，她偏头向我微笑。

再次翻开书。下一篇章，文字并不夸张，却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一

个从小就独具风采的少年。从文字的粉墙黛瓦中，能寻到几扇隐秘的镂空窗，窗外是他注定飞扬的人生。

文章告一段落，我合上书。嘿，张纯如，你仅仅用文献记载中的文字加以重组，就能描绘一个传奇人物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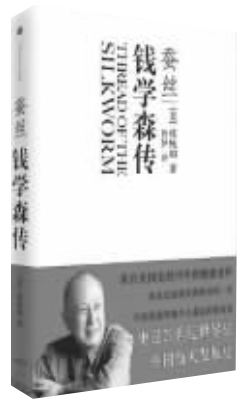
接下来，是钱学森赴美留学。照片上的他意气风发，眼中却深含别样的少年老成。初至美国，钱学森进入了麻省理工，可他毅然申请离开。随后，他寻至冯·卡门。冯·卡门这样说，他从未想过会有一个年轻人于某一天郑重其事地敲响他的家门，然后一脸平静、胸有成竹地对他说想成为他的学生。而冯·卡门则意外地从钱学森脸上看到了另一个自己。于是他欣然应允。至此，钱学森真正开始了他传奇的一生。

读到这里，我不禁愕然。有关他在美国的生活是那样神秘……而在张纯如笔下，是前所未有的完整戏剧。她花费了几倍于他人的时间，从图书馆，从档案室，从他儿子朋友亲戚口中。拾遗补漏，像在进行一幅乱针绣，杂乱无章的针脚细细密密地描绘出活生生的钱学森。

我凝视着张纯如埋头工作的身影，她疲倦又不失精神的鸟瞳。

钱学森难以置信地取得了美国安全局的保密证书。冯·卡门的奇特思维和钱学森的严谨态度就是天作之合。可张纯如笔锋一转，情况急转直下。

这一次我颤抖地问张纯如。当传奇人物陷入巨大的漩涡，你又怎

《蚕丝——钱学森传》  
[美]张纯如 著

样想？“我从他的大半生事迹中领悟了他的思维模式，我也洞悉来自他心底深处的痛苦、挣扎与迫不得已的改变。”

最后一篇章，张纯如诠释了何为浴火重生。钱学森或被指控、监视、囚禁，甚至被威胁生命。可他义无反顾地坚守。张纯如更用女子少有的气魄描绘了有识之士竞相救援的壮观画面。钱学森在跨越了万般沟壑之后，终于重新启程。

张纯如完成了这部并不太厚重的作品。我也终于暂停了与她的交流。她给予我的不仅仅是一个传奇人生，也透过笔和文字与我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对话。

因她的郁郁而终，我并无机会与她相视而谈，可我仍觉得这样隔着时空的谈话是弥足珍贵的。■

## 琥珀的裂纹与暗响……

文/鹿余亮

我还没有从崇茂《我曾高高地爱过你》这本书中缓过神来，又读到了他的散文集《裂纹暗响》。

崇茂，一位文学道路上的苦行僧。

他的坐骑，仅仅是一块被岁月和血汗染得暗红的“棕毯”，在别人庙宇的红墙外，独自供养着自己倔强的内心。

——这样的供养，犹如燃指为烛。

在《我曾高高地爱过你》里，崇茂带着他的青春在高原上一起流浪，一起跋涉，那么冰凉，那么粗砺，读完之后，有“雪盲”的震撼。

而到了这本《裂纹暗响》中，崇茂的青春气息不见了。高原的“冰凉”和“粗砺”，被命运置换成了“泥泞”和“不堪”。在这个蓝色的星球上，我们灰暗的青春是如此短暂，仿佛从来就没有经历过。

这是我和崇茂共同的宿命，也是所有中国人的宿命。在更远的地方，还有更为肥硕的中年，甚至衰败的晚年，在幸灾乐祸地等着转身。

——转身吗？

从高原回到平原的崇茂，雪盲的疼痛依旧，流浪的饥饿依旧。“不甘”的崇茂把笔探向嘈杂的城市，探向更为寂寞的乡村。在他的文字中，少了疼痛的叙说，却多了命运的体谅，而这“体谅”——正是文学的意义所在。比如那篇含泪微笑的《余烬》，那么饱满而结实。这余烬中有无限可能，而文学的奇妙其实就在于她的无限可能。仅仅此篇，崇茂就可以在文学的“夜航船”中好好伸一伸委屈多时的腿了。

“我似乎更敏感于作为万善万

恶之首的‘人’。在惯常的‘视而不见’中，我看见人与命运的存在。即使状物写景，往往也难以例外。而我看见的这些人，其底色多半又是灰暗甚或悲凉的。从其中，我仿佛也看到了自身。”

底色，灰暗、悲凉……敏感的崇茂用文字抵御着这碎片般的不作任何停留的世界。那个老人哪里是在掰开手中干瘪的苹果，分明是在替我们掰开生活缄默的嘴唇。那个号啕大哭于深夜的男子，是不是疲惫不堪的我们自己？那个性情耿莽濒临死亡汉子，他的不幸与血性令人感喟。那个在敬老院絮叨往事的王奶奶，像环绕我们一生的长河。还有那个大雾笼罩的白日，那些随手拍下的故园，那些睡在一起的少年，为了御寒而相扣一起的棉袄，还有窗外老师犹如打更般的叮咛：

“……三百斤大米，三百块钱啊。”

三百斤颗粒晶莹的大米是母亲的泪水，三百块皱皱巴巴的纸币是父亲脚后跟上用力撕下的老皮……

——怀着感恩之情的崇茂，揣着孝心的崇茂，比任何文学大佬更有写作的自律。

在如此自律的写作中，那座渐渐老去的宗格庄，就成了崇茂的文学王国。安静的，空洞的，又是不能舍弃的宗格庄。为了活下去而自剥自吃癞蛤蟆的沉默的老父亲，为了抢在儿子面前过新桥而气喘吁吁的老母亲，还有众多在生活中挣扎和奋进的亲友，都是崇茂的“裂纹”，也都是他的“暗响”。

“天地万物，人心倒映。或荒或茂，多取于命。因为曾被打动，所以更加珍爱。这是一个感觉日趋僵

《裂纹暗响》  
宗崇茂 著

硬、人心变得麻木的年代。人间的喜悦与疾苦，已很少能在人们的眼中投下更多更持久的明暗变化。关爱的欲望，甚至言说的兴趣，都在日渐死去。而写作与文字，让我和所爱的一切，一起活着，醒着。”

多好！一起活着，醒着，在泥泞的时代中。

醒着就得赶路。苏北老家的土壤很是特别，是洪水过后留下的土壤，应该属于淤积土。由于长期的浸泡，土壤里面黏土矿物或腐殖质就比较多，这样的土壤容易胶结。胶结的泥土刀片般锐利，敏感的崇茂，他的脚板心肯定有很多道被割破的伤口，而他总是不说出，不说出那些“裂纹”一样的伤口，那些“暗响”一般的伤口。

因为沉默，那些渗出的血珠渐渐凝成了崇茂的琥珀。而这本书中的故事，都是崇茂这块琥珀的裂纹与暗响。

裂纹滚烫，暗响惊心。我们的时代，就这么，顺流而下……■